

明史彙

列傳第九十二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高

拱

郭

儀

殷士

張居正

曾孫同族

高拱字肅卿新鄭人貌修偉有才略未弱冠舉鄉試嘉靖二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踰年授編修三十一年八月穆宗居裕邸出閣講讀拱與檢討陳以勤並爲侍講官歷官侍講學士在裕邸九年敷陳剴切王甚重之世宗議言立太子而景王未之藩中外危疑拱啓王益敦孝謹王深德焉手書懷賢忠貞等字賜之嚴嵩徐階遞當國以拱他日當得重薦於世宗拜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拱辭王王哽咽不能別賜金

繪甚厚有所質疑時遣中使造門詢之四十一年擢禮部左侍郎尋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進禮部尚書召入直廬撰齋詞賜飛魚服四十五年進文淵閣大學士與郭樸同入閣拱與樸皆階所薦也世宗居西苑閣臣直廬在苑中拱未有子移家近直廬時竊出一日帝不豫誤傳非常拱遽移具出始階甚親拱引入直拱驟責負氣頗忤階給事中胡應嘉階鄉人也以劾拱姻親自危且瞞階方與拱結遂劾拱不守直廬移器用於外世宗病亟勿省也拱疑應嘉受階指大憾之穆宗卽位進少保兼太子太保階雖爲首輔而拱自以帝舊臣屢與之抗樸復助之階漸不能堪而是時以勦與張居正皆入閣居正亦待裕邸諸階草遣詔獨與居正討

拱心不能平會議登極賞軍及請上裁去留大臣事階不從拱議嫌益深應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事將竣忽有所諭救帝責其牴牾下閣臣議罰樸奮然曰應嘉無人臣禮當編氓階旁覘拱見拱方怒勉從之言路謂拱以私怨逐應嘉交章劾之給事中歐陽一敬劾拱尤力階於拱辨疏擬旨慰留而不甚譴言者拱益怒相與忿詆閣中御史齊康爲拱劾階康坐黜於是言路論拱者無虛日南京科道至拾遺及之拱不自安乞歸帝謂左右高先生誠病耶勉許之遂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士養病歸隆慶元年五月也拱以舊學蒙眷注性强直自遂頗快恩怨不能和衆卒不安其位去旣而階亦乞歸三年冬帝召拱以大學士掌吏部事兼理閣務

明年正月至辭掌部事不許拱乃盡反階所爲凡先朝得罪諸臣未經錄用贈卹者諸所陳乞一切報罷前刑部主事唐樞以大獄得罪給事中王汝梅以言事杖死部議進樞一寢廕汝梅子拱旣寢格且上疏極論之因先帝親定大禮正尊宗尊號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假託詔旨於議禮得罪諸臣凡先帝所怒者悉從褒顯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爲事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亦何以對越上帝乎陛下先帝之子也議事之臣先帝所以遺陛下者也乃敢悖君臣之義傷父子之恩臣以爲未可帝深然之方士王金等以進藥不效論死法司坐金子獻父律會冬朝審拱當主筆復上疏曰臣聞法司讞王金贖不禁隱痛流涕曰先帝之

受誣一至此哉人君隕於非命不得正終其名至不美矣帝
臨御四十五載得歲六十有餘末年抱病經歲上賓壽考令
終曾無暴遽今謂先帝爲王金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
世視先帝爲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議其罪帝復然拱言命金
等減戍拱之再出專與階修郅所云假託詔旨厚誣先帝皆
所以重階罪賴帝仁柔弗之竟也階富甲吳中子弟頗橫鄉
里巡撫海瑞操之急拱復以前知府蔡國熙爲監司簿錄其
諸子皆編戍所扼階者無不至事雖旋解說者謂拱報復爲
已甚拱練習政體負經濟才所建白皆可行其在吏部欲遍
識人才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誌爵里姓氏月要而歲會之
倉猝舉用皆得其人又以時方憂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郎以

儲總督之選由侍郎而總督由總督而本兵中外更番邊材自裕又以兵者專門之學非素習不可應卒儲養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宜慎選司屬多得智謀才力曉暢軍旅者久而任之勿遷他曹他日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於是取之更各取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則題覆情形可無扞格并重其賞罰以鼓勵之凡邊地有司其責頗重不宜付雜流及遷謫者皆報可著爲令拱又奏請科貢與進士竝用勿循資格其在部考察多所參伍不盡憑文書爲黜陟亦不拘人數多寡或衆否獨留或衆可獨黜黜者必告以故使衆咸服古田猺賊亂用殷正茂總督兩廣曰是雖貪可以集事貴州撫臣奏土司安國亨將叛命阮文中代爲巡撫臨行語

之曰國亨必不叛若往無激變也旣而如其言以廣東有司多貪者特請旌廉能知府侯必登以厲其餘又言馬政鹽政之官名爲卿爲使而實以閒局視之失人廢事漸不可訓惟教官驛遞諸司職卑祿薄遠道爲難宜銓注近地以恤其私詔皆從之拱所經畫皆此類也是時李春芳爲首輔而拱掌吏部用入行政皆自拱出邊警猝至拱請命侍郎曹邦輔王遴督師列陣以待以都御史栗永祿守昌平護陵寢起劉燾於天津守通州儲命總督王崇古譚綸主進勦機宜戴才理糧餉邊境得無事未幾俺荅孫把漢那吉來降崇古受之請於朝乞授以官朝議多以爲不可拱獨力主之春芳與居正亦如拱指遂排衆議請於上而封貢以成事具崇古傳進拱

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大學士改建極殿拱乃與同官上疏
曰俺荅自庚子猖獗以來先帝屢下明詔勞師費財迄無成
功今既効順受封邊壤寧謐及此閒暇之時積我糗糧修我
險隘整我士馬戈甲開我鹽屯出什一之貨收邊馬之利招
攜貳之人散勾通之黨沉幾審畫次第舉而措之雖彼叛服
靡常必無久不渝盟之理但得數年之中幸而無事我之布
置已定兵食已充彼服則羈縻之否則興師問罪進退有餘
彼桀黠難逞此久安之圖本計所在也若內而樞臣外而鎮
巡將領不思社稷之長慮制馭之機權苟見一時寧息遂爾
沿習偷安不惟未雨綢繆時不再得而邊備寢弛久愈難振
猝然有變何以應之利未得而已傳於書欲制人而反制於

人所謂病加於小愈乃大亂之道也而今日謀國之臣反成
誤國之罪矣請敕邊臣及時閒暇嚴爲整頓仍遣大臣時閱
視之整飭者與克敵同功因循者與失機同罪如是而臣等
區區謀國之誠乃克有終帝皆從之自是三十餘年邊陲晏
然拱之力爲多遼東奏捷進拱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尋命考
察科道拱請與都察院同事事竣科道官降謫有差時大學
士趙貞吉掌都察院持議稍異同給事中韓楫劾貞吉有所
私庇貞吉疑拱喉之遂抗章劾拱拱亦疏辨帝不直貞吉令
致仕去拱旣逐貞吉專橫益著尙寶卿劉奮庸上疏陰斥之
給事中曹大埜疏劾其不忠十事皆謫外拱初持清操後漸
以賄聞蓋其門生親串爲之而拱以此致物議帝終眷拱不

衰也拱薦楊博高儀儀遷入閣始拱爲祭酒居正爲司業相友善拱亟稱居正才國勝我及是春芳以勤皆去拱爲首輔居正肩隨之拱性直而傲同官殷士儋輩不能堪居正獨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馮保者中人性黠次當掌司禮監帝以問拱拱薦陳洪及孟冲帝從之保以是怨拱居正亦耻出拱下媚事保兩人深相結六年春帝得疾越月稍平將視朝登陛忽眩幾仆亟召拱居正至帝見拱喜執其手款語備至居正在傍帝勿顧也帝謂拱扶掖還宮尋命宿乾清門拱與居正同止焉未幾帝大漸召拱與居正儀受顧命而崩初帝意專屬閣臣而中官矯遺詔命與馮保共事神宗卽位拱以主上幼冲懲中官專政條奏請詘司禮權還之內閣又命給事

中維遵程文合疏改保而已從中擬旨遂之拱使人報居正
居正陽諾之而私以語保保訴於太后謂拱擅權不可容太
后領之明日召羣臣入宣兩宮及帝詔拱意必遂保也急趨
入比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僦
騾車出宣武門居正乃與儀請留拱弗許請得乘傳許之拱
既去保憾未釋復構王大臣獄居正亦從中主之已而事竟
寢居家數年卒居正請復其官與祭葬如例中旨給半葬祭
文仍寓貶詞云久之廷議論拱功贈太師諡文襄廕嗣子穆
觀爲尙寶丞郭樸字質夫安陽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庶吉士
授編修累官禮部右侍郎入直西苑歷吏部左右侍郎兼太
子賓客南京禮部缺尙書帝憐樸久次特加太子少保擢任

之樸辭固幸與樸述不敏遠離闕下帝大喜命卽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詹事府侍直如故吏部擬樸還理部事帝以樸文諸臣不當擅遷擢責吏部對狀而竟允用樸頃之吏部尚書歐陽必進罷卽以樸代之越二年以父喪去及嚴訥由吏部入閣帝謀代者時董份以工部尚書行吏部左侍郎事故與樸同直西苑受帝眷而爲人貪狡無行徐階慮其代訥急言於帝起樸故官樸猶未除喪固請終制帝復詔不許乃拜命尋以考績加太子太保四十九年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預機務與高拱並命袁煒李春芳嚴訥並以供奉青詞得入政府至是樸繼之世所謂青詞宰相也階早貴權重春芳訥事之謹側行偃倮至不敢講鈞禮而樸與拱鄉里相得事階稍

倨拱尤負才自恣及世宗崩階草遺詔盡反時政之不便者
不謀之司列拱與樸大悲樸且語人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
兩人遂與階有隙及給事中胡應嘉謫言者謂樸比拱修舊
怨爭劾拱并及樸拱謝病歸樸不自安亦求去帝固留之時
樸已加至少傅太子太傅矣御史龐尙鵬凌儒等探階意交
劾樸樸遂三疏乞歸家居二十餘年卒贈太傅諡文簡樸爲
人長者兩典銓衡以廉著輔政二年無過特以拱故不容於
朝時頗有惜之者殷士儋字正甫歷城人嘉靖二十六年進
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久之充裕王講官凡關君德治道輒危
言激論王爲動色遷右贊善進洗馬直講如故隆慶元年擢
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右侍郎未幾改吏部明年春

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其冬還理部事明年正月朔望日月俱食士儋疏請布德緩刑納諫節用飭內外臣工講求民瘼報聞以舊恩進太子太保時寒暑皆罷講士儋請如故事四時毋輟并進講祖訓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帝嘉納之始世宗定宗藩條例親王無後以兄弟及兄弟之子嗣不得以旁支繼嘉靖末肅懷王薨無子其大母定王妃請以輔國將軍縉燾嗣禮部議縉燾實懷王從叔不可承祧詔許以將軍攝府事及帝卽位定王妃復請前尚書高儀執不可得旨如先帝令縉燾重賄中官屬宗人爲奏祈必得士儋持之甚力帝以肅藩越在遠塞不王無以鎮之遂許縉燾嗣士儋又疏爭且曰肅府自甘州徙蘭州實內地卽云邊郡宜別選郡王

賢者理府事帝意堅不可奪士儋乃請封爲郡王諸宗如縉
燾者率以此令從事帝終不許故事郊畢舉慶成宴自世宗
僖勅典禮久廢帝卽位三載猶未舉行士儋始考定舊儀行
之是月遂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俄俺荅封事
成進少保改武英殿始士儋與陳以勤高拱張居正竝爲裕
邸講僚三人皆柄用士儋仍尙書不能無望拱素善張四維
欲引共政而惡士儋不親已不爲援士儋遂藉太監陳洪力
取中旨入閣以故怨拱及四維四維父擅鹽利爲御史郅永
春所劾事已解他御史復及之拱四維疑出土儋指益相構
御史趙應龍遂劾士儋進由陳洪不可以參大政士儋再辨
求去不允而拱門生都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脅之士儋亦疑

出拱指故事給事中朔望當入閣會揖士儋面詰楫曰聞君有憾於我憾自可耳毋爲他人使拱曰非體也士儋勃然起曰若抑我我不敢怨今爲四維齟齬我而欲令彼據我座若逐陳公逐趙公復逐李公今日逐我若能常有此座耶奮臂欲毆之居正從旁阻解亦諄而對御史侯居良復劾士儋始進不正求退不勇士儋再疏請益力乃賜道里費乘傳歸有司給廩隸如故事家居十一年卒時居正垂沒四維爲政怨士儋贈太保諡文通久之改諡文莊高儀字子象錢塘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召爲太常卿掌國子監事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教習庶吉士代高拱爲禮部尙書穆宗卽位諸大典禮皆儀所酌定

世宗遣命郊社及祔享祔葬諸禮悉稽祖制更定議乃會廷臣議天地分祀不必改旣祭先農不當復行祈穀西苑帝社帝稷睿宗明堂配天與玉芝宮專祀當廢孝潔皇后當祔廟別祀孝烈於他所帝皆報可旣而中官李芳復請天地合祀如洪武制御史張檣請易皇極諸殿名盡復其舊儀皆持不可帝踐阼四月未召對大臣儀屢請隆慶二年正月饗太廟帝將遣代儀偕僚屬諫閣臣亦以爲言乃親祀如禮慶府輔國將軍縉燾請襲王爵儀執不從太子生七齡儀疏請出閣帝命待十齡行之詔取光祿銀二十萬兩儀力爭初世宗崇道教太常多濫員儀奏汰四十八人寺卿陳慶奏供事乏缺儀堅持不可掌禮部四年每歲暮類奏四方災異遇事秉禮